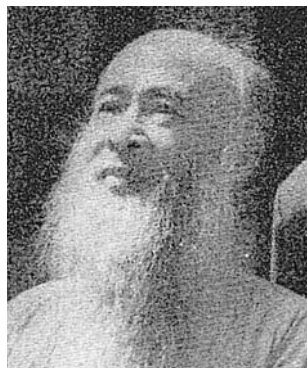


張大千傳

——八德園



／王家誠

台北畫展後，大千在張目寒和門生唐鴻陪同下第二次到北溝故宮博物院鑒賞古畫。

夏日的蟬鳴聲中，故宮博物院的林蔭，成了最佳的避暑勝地。距故宮不遠的桐鄰村，單聽名字，就充滿了純樸的古意。走過綠意盎然的蔗田小徑，有一道窄窄的鐵索橋，橋畔的山路邊，桐鄰村赫然在望。

在北溝，故宮、中央兩博物院係合署辦公。北京舊識莊嚴（慕陵），為故宮博物院組主任，李霖燦是中央博物院專門委員，連張目寒等一行人，說說笑笑地，在山村中盤桓了整整一個上午。其間意外地探到平時難得一見的九轉靈芝。

暢游歸來，莊嚴以名傳遐邇的瘦金體書，寫了篇〈桐鄰村采芝記〉，眾人憇息大千畫幅采芝圖，為此游留下永恆的

大千圖卷，配上莊嚴的〈桐村采芝記〉和衍聖公孔德成的引首，使此卷益臻完美。

大千從台灣赴日本的時間，是農曆六月。

這時，無論香港或日本，所能得到的大陸藝文界訊息，均較台灣靈通。傳到大千耳中的，也包括了在敦煌一起面壁吃苦的謝稚柳消息；民國四十一年「三反」、「五反」運動中，稚柳在數難逃地遭到隔離審問。大千以悲憤憐惜的筆調賦：

「相逢話語便心傾，廿載交情弟與兄，亂世高才誰識汝，佳人作賊孰悲君。習聞裴相容皇甫，巨耐曹瞞厭禰衡。消息頻傳知信否？謗書無價幾回爭。」——聞謝稚柳消息（註二）

詩中的前一個典故：唐朝皇甫湜，新安人，好使酒，恃才傲物，宰相裴度用為判官。一次酒酣，受命撰〈福先寺碑〉，頃刻而成。裴度贈以車馬繒綵等重禮，皇甫湜猶嫌不足，怒說：

「自吾為〈顧況集序〉，未嘗許人，今碑字三千，字三縑，何遇我薄也？」

度量寬宏的裴相，聞言一笑說：

「不羈才也！」重加厚賞。

同樣恃才傲物的後漢禰衡，遭遇大不相同。

紀念。大千點頭應允；但隨他的離台赴日，眾人也就漸漸淡忘了這件事。

使故宮人士興奮的是，大千雖已去國，〈采芝圖〉手卷卻忽然寄到。村肆、艷麗奪目的鳳凰花樹、索橋和遠處盤曲山路上的采芝人，躍然紙上。後題：

「歲癸巳夏五月，予從曼多灑還歸台灣，訪慕陵道兄於霧峰之北溝，縱覽名蹟，上下古今，遂忘炎暍塵勞之苦。君極道桐村金鳳花之勝，侵晨入山，亭午迺歸，道中得芝草無數。雲林生詩云：『石上靈芝三秀英，臨水登山不知老』；三秀已為難得，今茲所採乃為九轉者，謂非奇緣耶？君迺自為記，命為作圖。時同遊者，舍弟目寒、門下生唐鴻也。大千張爰。」（註一）

知友孔融，屢次推薦給丞相曹操，禰衡不往晉見。曹操乃大會賓客，辱禰衡為鼓吏以娛嘉賓，衡擊〈漁陽三槌〉，聲如金石，悲壯慷慨之氣，在場賓客無不動容。接著，他慢條斯理走到曹操面前，當眾袒胸露懷地換上鼓吏裝束，然後舉槌擊鼓，彰顯曹操屈才辱士。事後孔融勸他不宜如此，他反而到相府前去破口大罵。曹操終於用借刀殺人之計：二十六歲的禰衡，竟死於江夏太守黃祖的刀下。

由於平劇〈擊鼓罵曹〉的渲染，更使禰衡故事家喻戶曉。

曾經有意長住日本的大千，雖然移民南美，日本卻是他回香港、台灣必經之地。在日本停留的時間，往往少則一、二個月，多則半年不等。

到日本，選購中國古畫、添置或是訂作畫材畫具、移植花草樹木、舉行書畫展覽及裝裱新作，都是重要的項目。到同鄉開設的飯館吃道地的川菜、到水戶偕樂園和上野公園不忍池賞花，也是不可少的節目。尤其分佈日本各地的梅園，使他有置身故國踏雪賞梅的感覺，他在偕樂園題壁詩中寫：

「飽飲酸香又一回，年年何事苦相猜，後今不用要盟誓，開了梅花我便來。」（註三）

在日本，如僅短暫停留，大千多半投住高級旅社，倘若停留較久，索性租賃豪宅；如東京新宿區下落合獨門獨院的寓所。

民國四十二夏天離台後的日本之旅，是由上野公園附近「喜屋」畫具顏料店老闆爲他張羅的。

「喜屋」二樓，特別騰出來，供大千下榻和作爲畫室。對喜歡到上野公園不忍池賞荷的他，彷彿由居室走進庭園一樣的方便；尤其他往往天沒亮便策杖來到荷花池畔，享受帶露的荷香和晨曦中的秀色。

喜屋主人，十分周到的請來兩名文雅的日本少女；山田和伊東，照顧大千起居，兼作他的導遊和秘書。

身裁嬌小，能說中國話、善解人意的山田，是一間寺廟和尚的女兒，像乃父一樣對中國書畫滿懷興趣，使大千對她情有獨鍾。

在上海長大，留學東京藝術大學，娶日本妻子的攝影工作者王之一，民國四十年代初期就活躍於日本。爲大千拍活動照，和製版用的珍藏品與創作照片，因此結下不解之緣；其後更隨大千前往巴西，成了終身不渝的好友。

離國後的大千，念念不忘大陸上的梅花，之一曾受托爲他拍下水戶偕樂園中，由明末反清志士朱舜水手植的梅

侍；大千此次（按，指民國五十一年，大千、山田結緣十年左右）住在偕樂園，他們三人就共住在同一幢宅院裡。據說，張師母每星期總有一兩天要把大千先生『趕』出她的臥室，逼著大千夜裡去陪伴山田。」（註五）黃天才並說：「大千不在日本時，也經常給她匯寄生活費來。」

王之一另文透露，山田善妒，而且幾乎成了大千的第七位太太：

有一天深夜，忽然接到大千電話，請他到寓邸一行。之一寫：

「大門並未上鎖，直進客廳，看到大千夫婦及穿著日本睡袍長髮披肩，滿面淚痕仍在抽泣的山田。我不問也知道發生了什麼事情。大千要我勸山田回房睡覺，看他們的糾紛已進入尾聲，山田經我一勸再勸，也就勢回房，一切恢復平靜。」（註六）

大千到底有幾位夫人？之一所知和其他傳記作家不同。

謝家孝在《張大千傳》〈子孝妻賢天倫樂〉章，指大千有四位夫人：曾慶蓉、黃凝素、楊宛君和偕遊海外的徐雯波。但大千對之一說的卻把雯波排在第六位。在元配曾慶蓉前面加上了曾使他傷心出家的已逝未婚妻謝舜華，在楊宛君前面增添了四夫人韓國的池春紅。他有意納山田爲七夫人，卻因山田心胸狹窄而躊躇。這份情緣延續了十幾年，其

花。歷經數百年的古梅，姿態各異，蒼勁得像蛟龍。綻放之際遍地寒香。這些照片不僅供他欣賞回味，也是寫梅的粉本。

在台灣，大千所住旅社，不外乎圓山飯店、陽明山國際飯店，以及華國飯店等，在日本旅邸，則另有一種幽雅豪華和氣派。王之一寫：

「那時候，他住在東京上野帆台莊，是一家純日式旅館，他包下樓上三個房間，佈置了一個大畫室，作畫兼接見賓客。徐雯波夫人陪侍作畫之外，還有兩位日本小姐，一位是山田，一位是伊東，她們都穿著傳統日本和服招呼來往的賓客，像兩隻花蝴蝶在人群中飛來飛去。」（註四）

之一也談到，大千常以儀態大方，言談悅耳的山田，作爲畫美人圖的模特兒；大千並在一本畫冊的末頁畫山田倩影，寄贈給在台灣的朋友臺靜農欣賞。不久伊東辭職離去，只有山田一人隨侍大千和雯波。

黃天才，民國五十年代《中央日報》駐日特派員，也是大千友人，在文中描寫過三人相處的情形：

「大千不在日本的時候，她就回娘家去自己過日子；大千每到日本，她就一定來陪侍；即使大千是由張師母（按，指雯波）陪來同遊，山田仍是跟來陪

後，當張大千在巴西期間，大陸某單位招待山田前往觀光，並付以遊說大千返國的使命，使他不得不忍痛和山田斷絕往來。

至於大千對王之一說過的：

「第四位是韓國人，現在也不知道下落」；事實上，三十五年冬在上海，他就從日本古董商江騰陶雄口中，得知池春紅淒慘的遭遇，而他對之一保留的原因，則不得而知。

四十二年農曆七月，某晚，大千再次登臨飲光移，是他這次在日本的最後一段停留。梧桐葉、晚風，引起他的詩興：

「乍引清商梧葉秋，晚風吹袖動吟謳，尋常摘句唯蟲事，歸與西簾下玉鉤。」（註七）

大千驀然想起這年暮春路過東京時在飲光移所勾畫，後贈蔣碧微的〈春暈〉圖；這也使他想到和徐悲鴻、蔣碧微夫婦交往的一些陳年往事。以及徐、蔣離異後，他在北京爲悲鴻新夫人廖靜文畫荷的一幕，也湧上心頭；曾幾何時，才氣橫溢，充滿活力的悲鴻，卻因腦溢血纏綿病榻。

他沒想到的是，一個多月後的陽曆九月廿六日，悲鴻就因過度勞累，腦溢血復發，以五十八歲盛年病逝在北京醫院。

同在農曆七月，回到曼多灑的大千，為旅美的幽默大師林語堂畫〈漁人罷釣圖〉。以近處的土坡樹石，平滑如鏡的水面，襯托出遠堤上細竹紅葉和漁人持竿而行的孤獨身影。款題：

「流水含雲密，漁人罷釣歸，山中境何似？落葉鳥同飛。癸巳初秋，似語堂老長兄教正。大千弟張爰。」（圖一）

一年後的農曆七月，大千在巴西摩詰城中，又畫了一幅〈漁人晚歸圖〉，題詩相同，款題：

「夏禹玉（按，南宋寧宗時畫院待詔）



圖一 張大千為幽默大師林語堂所作〈漁人罷釣圖〉

〈漁人晚歸圖〉真跡今在美國，王石谷曾有臨本，此以六如法撫之。甲午七月，客三巴之摩詰城，張大千爰。」（註八）

返回曼多灑的大千，席未暇暖，便再次啓程前往美國遊覽。在汪亞塵、王季遷、張孟休等藝術界友人陪同下，遊覽有地下溪流和巨石的霍伊巨穴、類如長江小三峽的沃特金斯峽谷及美加邊境的尼加拉大瀑布。

乘電梯到瀑布下面觀景台上，穿著雨衣，依然寒氣難當。仰視飛瀑，霧、水交加，響聲如雷，和黃山、華山以及

雁蕩大龍湫的瀑布相比，另是一種情境。大千賦七律一首，形容那種驚人的氣勢：

「崑尤之霧蛟宮綃，電擊雷奔珠瀑跳，垂虹吸壑海離立，負鼉喘噫山動搖。狂吟蜀客銀濤落，怒激鷓夷白馬驕，誰是淋漓揮灑手，如椽大筆逕須要。」

癸巳十月，同汪亞塵、王季遷、張孟休諸畫友，北美納嘉納福大瀑布賦此詩。爰。」歸後並作圖（註九）

從美國返回阿根廷。途經巴西，到距聖保羅七十五哩之遙的吟古城訪友。據說當地多位華僑以養雞或經營農場為業，風景好，移民手續也比較容易。

大千見當地山川風物，很像成都平原，地廣人稀，地價便宜，不由得怦然心動。

遷居阿根廷後，來自東方的大畫師之名，遍傳遐邇，曾蒙阿國總統庇隆伉儷召見，以示對這位東方藝術家的禮遇。但，居留權的取得並不容易。因此，大千當機立斷，託友人在吟古城，物色到一大一小兩座宅院，並繼續尋覓可以營造廣闊園林的土地。

阿根廷的早春，一反故國草木萌發，大地復甦的時令，卻進入寒雨連綿的惱人季候。大千一家攜帶著牲畜、盆

景和一千傢具，搭船離開居住年餘的國度。他在〈御街行（別阿根廷）〉詞中寫：

「問春風誰作主？總是教人，日日無情緒。才說欲晴又還雨，花落花開，不道都由汝！漸行舟行別浦，一任并刀，不斷愁千縷。忍淚無定揮手去，水遠山長，沒個安排處。」（註十）

漫長的航程中，大千在心裡勾畫出一幅廣闊園林的圖畫，它具有中國古老園林的特色，茂林脩竹環繞中，有湖山、亭榭和瀑布的花園；栽梅種菊，芙蓉處處，汰除那些西洋風味的花花草草。船到巴西前首都里約熱內盧，登上柯克華多山頂，瞻仰為紀念巴西獨立百年而豎的耶穌石像時（圖二），他想像中



圖二 巴西里約熱內盧柯克華多山上的耶穌像

東方園林的輪廓，具現為一首詞——《蝶戀花（登巴西聖像山）》：

「老子平生消受處，隨分爲歡。百歲如過羽，健飯健談仍健步，登樓何必非吾土。好景留人須且住，買個農園，笑向兒分付；竹外梧桐栽幾樹，鳳凰棲老休歸去！」（註十一）

梧桐，使他聯想到上年初秋，晚風中在上野公園飲光籬上，聽蕭蕭颯颯的桐聲；「老子平生消受處，隨分爲歡」，讓他胸臆間，浮起山田和伊東溫柔體貼，服侍得無微不至的異國風情；這年夏秋不知能否重臨不忍池畔賞荷聽蕭蕭桐聲？

他依《蝶戀花》詞所勾勒的園林氣象，造園、繪圖，則是民國四十五年農曆八月十四，距賦詞約一年半之久。

△△△△△

依後來大千由日本航抵里約熱內盧後續的行程推測；這次航程的終點，可能是里約西南方的聖多斯港，登陸後，再僱卡車經聖保羅，至六十多公里外的啐吉城。

大千從啐吉城南十八公里地方買下德國移民待售的柿子園，是四十三年農曆二月的事。巴西六畝半的園地，約合二百二十華畝。

自城至園，沿途以日本移民開的養雞場、蔬果園爲主，最後來到大千在澳

的子侄，園中經常僱用十幾位巴西長工。日本園藝家鈴木，帶著太太和兩個孩子，爲大千從事盆景的栽培。數年後，爲了平地挖湖，蔡昌鑾爲大千向摩詰市政府租借了一部開山挖土機，以三年時間，挖出周圍一公里左右的湖。

對於假山和巨石的安排，大千不但千挑萬選，而且一再改變高低、位置和擺列的方式，據說他連作夢都在思考這些問題，然後又隨時命工人費九牛二虎之力重加移動。

巴西政府，有進口植物的禁令，大千又排斥園中原有的西洋花木；連玫瑰也不願保留。如到日本、台灣和港澳引進花木，恐與法令抵觸。法律不外人情，有人建議不妨和「三巴」顯要交往，尋求破例通融。週日，顯要照例攜眷到教堂禮拜，大千也以天主教徒身份前往禮拜，此舉果然奏效，以後大千運進任何花木，一律視爲藝術寫生用的「標本」，准予通關。但也發生了一樁趣事：

大千自言，身著綢緞長袍，頭帶被妻子稱作「老奴帽」的「東坡帽」前往聖保羅天主堂禮拜時，許多誤以爲遇上主教的麗人，紛紛上前，下跪吻手。遇到老太婆吻手時，大千又當別論；看在雯波眼中，認爲是「年齡歧視」。大千對謝家孝分辯：

門結交的友人蔡昌鑾的龐大養雞場。大千所購建地就在蔡家的對面。蔡昌鑾是金陵大學農學博士，夫人原籍四川，使大千對新環境，有種親切感。

古代四川，曾分爲「巴」、「巴東」、「巴西」三郡，故稱「三巴」。聖保羅音近三巴，倘以三巴稱之，豈不更能凸顯故國特色？「啐吉」城音近唐代詩中有畫、畫中有詩的王維的號——摩詰，音譯爲「摩詰城」，便饒古意。買園之後，大千便把園名定爲「八德園」，或「摩詰山園」。

「八德」，自然使人聯想到四維八德；但另一層意義是應柿子園而命名。據古書記載，柿子有七德：一壽、二多蔭、三無鳥巢、四無蟲、五霜葉可欣賞、六嘉實、七落葉肥大。據說有位日本醫師發明烘烤柿葉，製成可降血壓、助消化的柿葉茶，合起來豈不就成了「八德」？

不過，柿子成熟時，無論採收、除澀、運銷都很麻煩，也賣不到好價錢。一心要作隱士，傳播中國文化的大千，似乎無意作個柿農，所以除去大半柿樹，只留千餘株作觀賞柿子林，餘地便參考北京、蘇州、東京等地名園，闢建他心目中的東方花園。（註十二）

羅馬不是一天造成的，大千的八德園，也非一蹴可即。除了動員年齡較大

「我太太還悄悄笑著挖苦我，年輕漂亮的小姐我就肯讓她們吻手，爲什麼換了老太婆就不肯讓別人吻手？我說先是她們弄錯了，我也不知道嘛。嘿，要是給巴西人知道了，豈不要說我是花和尚。」（註十三）

文註：

- 一、《張大千先生紀念文集》頁八四（采芝圖和敦煌手印），李霖燦撰。
- 二、《張大千先生詩文集》卷三頁一七。
- 三、《五百年來一大千》頁十。
- 四、《我的朋友張大千》頁二一。王之仁著，漢藝色研文化事業有限公司。
- 五、《五百年來一大千》頁七。
- 六、《我的朋友張大千》頁四一。
- 七、《張大千先生詩文集》卷三頁一一五。
- 八、《張大千詩詞集》冊上頁三七五。
- 九、《張大千先生詩文集》卷三頁二五、《張大千的世界》圖五七。
- 十、《張大千先生詩文集》卷四頁十五。
- 十一、《張大千先生詩文集》卷四頁十五。
- 十二、謝著《張大千傳》頁二四、《我的朋友張大千》頁八四、八五。
- 十三、謝著《張大千傳》頁一一五。

圖註：

- 一、《張大千書畫集》集八圖九。
- 二、《放眼世界》冊十一頁九一，錦繡出版社。

